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躋春台 東瓜女

孝子安貧俟命，佳人垢面求賢。但托東瓜結姻緣，護佑窮人翻片。

道光時，漢州城內何車夫，名天恩，家貧如洗，靠推車奉母，性極孝順，凡溫清視膳、出告反面之禮，自祖輩即已遵行，至天恩更加盡道。父早故，母梁氏孀居，因幼年勞碌，夫死憂氣，得一半身不遂之病，行動需人。天恩亦久事不厭，每日必割肉奉母，自食稀粥。母亦慈良，見子天明煮飯，天亮出門，午必回家，一刻不閒，心中憐惜，總想討個媳婦分子之勞，遂與商量，托人講親。那知世間的事，只有錦上添花，那有雪裡送炭！你是一個窮人，誰肯與你結親？半年不就，何母時常憂慮。

一日，東街李六娘來耍，見何母愁容，問起才是接媳不就之故。六娘曰：「你要講何等人家，或選才，選貌嘞？」何母曰：「我們窮人還講甚麼才貌，只要脾氣好，醜陋也是無妨的。」六娘曰：「你不選才貌，城外陳家有個女子，名叫鴨婆，貌雖不揚，極有孝心，你要不要？」何母曰：「有孝心就是好的，請你作伐。」李六娘去到陳家，說與何車夫做媒之事，陳老知何車夫是個孝子，後必興發，歡喜應允。

且說這鴨婆，初生時貌亦不惡，因出爛痘，陳老少錢醫治，所以面麻成餅，足濯痘毒，把筋痛縮，一長一短，行路傾側，年已十七，無人問名。嫁到何家，慇懃盡道，事姑如佛，敬夫如賓，母子亦喜，恩愛異常。過了兩年，何母忽得重病，醫藥罔效。夫婦晝夜服侍，求神許願，方法用盡，病癒沉重，至冬而死。夫婦哀痛迫切，想母病無錢，家具都當盡了，今日如何安埋？遂提大利錢四串，盡禮祭葬。於是發憤推車，晴雨不避。那知受了濕氣，得個面黃皮腫之病，不能力作，多得鴨婆日領針黹，夜紡棉花，以謀日食之度。

債主見天恩得病，朝夕追討，一□二叻，罵得何車夫腔都不敢開，頭也不能抬。債主又叫人喊何嫁妻辦錢。何車夫心想：「我妻賢淑，見我貧賤，並無怨言，反辛苦找錢供我，如何嫁得？況身中懷孕已有四月，我一生困苦，只有這點骨血，為著這筆閻王帳，難道祖宗香煙都不要了？」又想：「我這孽病，定然有死無生。我若死了。家貧無錢，豈不餓死？不如趁我在時叫他改嫁，放他一條生路，又免債逼。」主意已定，但夫妻這般恩愛怎好開腔？於是行坐歎氣。鴨婆曰：「夫為債逼，也要寬想些，愁也愁不了的。夫現抱恙，苦苦啞憂，倘有不測，妻靠何人？」何車夫曰：「這惡帳不還，為夫定要逼死，須要打個主意。」鴨婆曰：「打個啥主意？」何車夫曰：「這主意要賢妻身上打。」鴨婆曰：「我身上別無一物可以值錢，有甚主意？」正是：

合想欲吐心內事，妻子前頭不好言。

於是哭泣說道：

未曾開言淚不斷，說到口邊又病還。

「講，夫妻家凡事商量做。」

賢妻寬坐聽我談，夫有幾句不盡言。

只因為夫命乖蹇，生來貧苦受熬煎。

幼小推車謀衣飯，長大爹爹喪黃泉。

我媽憂氣把病染，半身不遂要扶攙。

為夫日奉三餐飯，怎得出外掙銀錢？

因此商量把親談，才接賢妻到家關。

賢妻操家又能幹，事奉我媽極耐煩。

夫妻好合兩年半，不幸我媽又喪焉。

家中貧窮無一件，才提四串印子錢。

母葬夫又得病患，面目黃腫氣力單。

債主見我錢難賺，朝夕追逼實難堪。

挨□受叻不上算，還要罵我祖和先。

不把此帳來銷免，定要逼夫到陰間。

「那又打個甚麼主意？」

左思右想無縫眼，是啥生意都打完。

閻王債帳真難欠，主意還在妻身邊。

「你要明講，只要妻做得來，就死也要去。」

開籠放雀各分散，做個嫁妻把帳還。

「講了半天，才是這個主意？妻雖醜陋，也知名節，別的可從，此事斷難應允！」

此時雖把名節玷，妻可得生我得錢。

倘若不從夫命短，那時妻也難保全。

為人須要通權變，一舉兩得方算賢。

「失節而生，不如全節而死，雖死猶生，夫君不必過慮。」

死節雖然是正眷，但把為夫來累連。

不嫁還把惡帳欠，被人逼死妻何安？

「莫說為妻不嫁，就是要嫁，這樣醜陋，那個肯出錢來討？」

賢妻何必太慮遠，臭魚也有餓鴉銜。

世間許多單身漢，那裡剩著女嫗媧？

「就有人要，妻方有孕四月，難道為此惡帳，後代都不要了？」

雖然有孕難上算，未知是女或是男。

此時若把後人念，死後難得變牛還。

「夫君不必性急，且慢慢商量，另打主意。」

此帳追得火星燦，豈能再把時日延？

為夫主意不上算，妻又用何巧機關？

若將此事來解散，妻呀，夫願礮你上神龕！

鴨婆心想：「不允得來，夫現抱病，豈能再受帳逼；若允得來，名節有虧。想我醜陋，定是前生造孽所致，若再失節，定失人身。事在兩難，不如權且應允，嫁將過去，告訴苦情，求作奴婢，以全節操。他若相逼，我必一死殉節罷了！」說道：「夫君不必悲泣，為妻應允。」

何車夫四處放信，誰知都嫌醜陋，並無人問。何車夫無奈，想近處知他醜陋，遠方未必得知；想要到遠處去問，又下不得力，空身行走又無盤纏，躊躇未決。忽有人請他送信，過姚家渡。何車夫到姚家渡，把信交了。有個陳車夫與何相好，會著攜至酒館，

談及嫁妻之事。陳車夫知何妻賢孝，想：「我妻死，丟下幼子、幼女，此人正當合式。」遂與何說願娶，只肯出錢六串。何應允，憑媒立婚書，拿到場外水缸邊寫。何曾讀書半年，勉強去寫，想著夫妻恩愛，淚落濕紙。媒急換了，又寫又濕。媒催快寫，何只得硬著心腸，將要落數，忽想妻有孕了，遂對陳說要添兩串。陳說：「你才莫詳，你那丑婦，別人一串錢也不出嘞！怎麼得步進步？我不要了！」媒人怕打脫謝錢，將何呌罵。忽來一乘三丁拐轎，落平歇氣，轎內人聞吵鬧，出問何事。何車夫正在氣無髮泄，見那人面闊須長，身高體胖，綢衫白扇，金鏡玉釧，眉生黑痣，上有長毛，遂上前告道：

尊老伯在上容告稟，聽小於從頭把話明。

家住在漢州多貧困，我姓何推車把生營。

「原來是我家門，為甚在此塞審？」

都只為母親廢了命，提四串大利錢葬親。

那知我又得黃腫病，被債主追逼若雷霆。

任隨你告哀都不肯，估住我嫁妻要還清。

「那有這樣惡人！你又打啥主意？」

別無有主意來安頓，無奈了只得嫁婦人。

「你妻嫁了未有？」

嫁陳姓禮錢六串整，今日裡書約立把憑。

還了帳錢無一文剩，提羊毫兩眼淚盈盈。

況我妻身懷又有孕，求添錢因此鬧沉沉。

「你家中還有幾人？」

我生就貧窮孤苦命，無兄弟原是獨丁丁。

「你現有病，又無兄弟，把妻嫁了，誰人作伴？」

我的病不久必廢命，不嫁妻債逼也難存。

嫁不嫁左右是死症，倒不如放她一條生。

「可憐！可憐！你妻好也不好？」

題此事不覺咽喉哽，我的妻為人甚賢能。

見我的家貧無怨恨，平日裡相敬又如賓。

見我病常把女工領，謀升合幫補救殘生。

「他又肯不肯嫁咧？」

聽說嫁就要把命盡，我苦勸說本《千字文》。

莫奈何她才來應允，每日裡歎氣不息聲。

「你不要嫁了，我有一中錠銀子，你拿去賣了還帳，餘剩的也可治病。」

聽一言如吃回生藥，將雙膝跪在地埃塵。

問恩人居住在何郡？家何處貴姓又何名？

「我是射洪人你做家門，你說姓啥子？」說罷升轎而去。

未說明恩人往前奔，田家去慢慢報大恩。

眾人莫趣而散。

何車夫拿銀回家，告知妻子，夫妻感激，常懇神天，願恩人福壽雙高，子孫榮貴。把銀一秤，重五兩五錢，此時銀價還高，賣錢九串三百五十文，用六串二百還了大利，餘剩的請醫治病。那知時運限人，銀錢憎命，不醫還好，越醫越重，把錢用完，竟臥床不起。可憐鴨婆晝夜服侍，每夜焚香祝灶，願減壽益夫，求神問卜，方法用盡。誰知：「閻王注定三更死，豈肯留人到五更？」至臘月二十九日，一命歸陰。鴨婆哭得幾次昏倒，想夫一生貧苦，少年而亡，自己命乖，半路失偶，不禁撫屍大哭道：

哭一聲奴的夫柔腸寸斷，不由你苦命妻心似箭穿！

只說是夫妻們百年相伴，誰知道鴛鴦鳥半路分單。

想夫君待為妻恩情不淺，相敬愛如賓客和氣一團。

並不嫌妻面麻丑得難看，家貧窮就吃水也可生甜。

想奴夫受過的苦楚磨難，就是那鐵石人聞也心酸。

出世來當車夫受人使喚，外推車內奉母一刻不閒。

妻過門未三載婆把命染，那知道奴的夫又惹病纏。

被一個閻王帳追魂欲斷，夫無奈總要妻改嫁填還。

多感得何老伯慈悲好善，贈銀子使夫妻不散鳳鸞。

帳還清將餘錢醫夫病患，那知道人背時越醫越翻。

妻也曾對神靈減己壽算，求菩薩丟刀卦方法用完。

誰知道神不靈藥也不驗，到臘月廿九日一命歸天。

呀，夫呀！

可憐你硬梆梆閉了雙眼，喊千聲喊萬聲不把陽還。

你為何忍得心把奴拋散，丟為妻一個人獨枕孤眠？

你為甚全不把為妻憐念，此一去如燈息再吹不燃。

夫呀！

丟著奴年輕輕獨腳打戰，無公婆無兒女身靠那邊？

夫呀！

氣不過我只得把天來喊，

天呀天！

為甚麼總不開慧眼鑒觀？又道你赫明明屋漏皆見，

凡善良與孝子盡把壽添。奴的夫在親前也無虧欠，

忍使他年輕輕就喪黃泉？

夫呀！

憂不了我且把祖宗埋怨，孫兒死你祖宗都不救援？

莫奈何我又把婆婆叫喊，忍使你孝順兒把命摧殘？

呀，夫呀！

可憐問你身上衣無兩件，是這樣就做鬼也要受寒。

呀，夫呀！

家庭中並無有一塊薄板，叫你妻又怎麼裝殮上山？

凡香燭與紙帛並莫一點，見此情叫你妻怎想得完？

倒不如殉貞節自把氣斷，到地下與奴夫又好團圓。

細思量使不得奴將生產，且偷生與奴夫接起香煙。

鄰近男婦都來相勸，鴨婆收淚，叩請設法安埋。王老曰：「何車夫好個子弟，忠勤樸孝，和睦鄉鄰，極肯出力幫人，可惜死了。既無銀錢，不如大家幫忙，去施棺會領付火匣，化些衣服錢米裝殮，賒點香蠟把路開了，再作商量。」眾街（鄰）都憐何是好人，個個肯出。不一時衣褲鞋襪都齊，幫著人殮，請僧開路。

次早，鴨婆去托王老請人抬埋。城內離官山甚遠，無錢之事，盡不肯去。王老想明日元旦，若不抬去，大家莫樣。正在焦躁，忽一人騎馬而來，王老曰：「張貢爺進城有何貴事？」張曰：「前日忘拿安席香。」王老曰：「張貢爺肯做好事，此地有一善緣，何不結了？」張問：「何事？」王老曰：「何車夫死無一錢，無人抬上官山，貢爺何不施一尺地，也是功德。」張曰：「何車夫死了麼？好個孝子，我願送地。」即叫官夫回去，喊僱工拿鋤槓來，幫他抬去埋了。又來謂鴨婆曰：「何大嫂，你莫憂氣，你夫是個孝子，我家有地任你擇埋。」說畢自去。及僱工來抬，鴨婆送去，至張家田邊，有丈餘空地。僱工曰：「此處好麼？」鴨婆曰：「我們窮人也不占貢爺好地，就埋此處算了。」僱工放下，挖坑壘土。

鴨婆忽然肚痛，知要臨盆，叩謝僱工，急忙回家。行至半路，寸步難行，爬入蘆林，不久即產。鴨婆咬斷臍帶，看是一男，說道：「苦呀，苦呀，你就使我生在屋裡，也免得污穢天地。」正莫奈何，忽張貢爺過，聞小兒啼聲，問故。鴨婆曰：「奴送夫去埋，陡然肚痛，回家不及，在此生產。」張急策馬回家，叫妻尋些衣裙與傘，命廚婦送來。廚婦把兒包好，用傘遮天，扶他回家睡下。鴨婆取名曰：「路生」。多得張家常送錢米，方把月過，於是辛苦盤兒。

埋何之處，先前天人識認，此時都說地好，要出狀元、宰相。有人教張家喊何移開，留作自用。張曰：「我送地與他，原望他好，若作此損人利己之事，就是好地也變弄了。」人皆服張之仗義。

路生長大，性至孝順，不教他，事事都能盡道。八九歲即與人拉車，十五六歲即頂父職，人亦喊為何車夫。因母一生勞苦，得個眩昏之症，時常頭昏眼花，離不得油葷。路生每日割肉四兩，倘錢不便，亦必撥貸而辦之。恐母憂愁，常將外面事故新聞回家告母，必裝點些奇趣之言，以啟母笑。鴨婆見子孝順，倒也快樂，想：「他父親接我三年就死，幸有遺胎，以繼宗祀；今當早定媳婦，接起後代，不枉我辛苦一輩子。」遂教子講親。路生曰：「你兒家貧，怎能盤活？」鴨婆曰：「男有男工，女有女工，能幹婦女不要人盤，況又有兒掙錢，怎麼盤不到？」路生應允，托人談了幾處，都嫌他貧，不肯放女。鴨婆過了幾日又問：「親講成麼？」路生見母想媳心切，言人不肯，怕母憂氣，假說已講成了。母問：「是那家人女？」答曰：「東家女子。」母問：「幾時才接？」答曰：「怕要八九月去了。」鴨婆心喜，朝夕盼望。

不覺已到九月，其母天天追問，路生東推西誑，想說實言，又怕母親憂氣，朝日煩悶。胡思亂想。一日，推車在一土地廟前歇氣，想著親事，心中焦躁，見四下無人，遂對土地說道：

尊土地人說你靈驗無比，方境中盡都來敬你雄雞。

我因為家貧窮討親不起，我的母想媳婦想得甚急。

說幾處都嫌我家貧無底，媽知道定然要憂得淚滴。

我假說講成了慰媽心意，那知媽天天問把我追逼。

土地爺你與我打個主意，暗地裡找個人與我做妻。

我不望長與他同床共被，只要他到我家使母安逸。

土地爺倘能夠把媒做起，我定要殺子雞內燉板栗。

沽一瓶大麴酒前來敬你，吃一個醉薰薰百事大吉。

說畢，忽然廟後走出一個乞女。路生心想：「這才醜人咧，又被他聽著。」

過了幾日，時天氣尚熱，路生燒水與母洗澡。他屋簷下有窩東瓜，結瓜極大，母子甚愛惜之，加意培植。路生洗澡出來，見東瓜下立著一人，細看才是土地廟後那個乞女，遂上前捉住，罵曰：「你為甚偷我東瓜？」其母聽得，提燈來看，見女蓬頭垢面，一身襤褸，問曰：「你為啥子要偷我瓜？」女曰：「奴非偷瓜，因無歇處，借此以避暴客。」何母見女說話聰明，聲音秀雅，心中憐惜，遂叫子去打點：「我留他歇。」路生曰：「媽莫留他，告化子進屋不利。」母曰：「為娘喜歡，你莫管他。」遂把女喊進，問何處人。女曰：「奴是東家人。」又問：「你爹媽何名？」女曰：「父叫東瓜爹，母叫東瓜媽，奴名東瓜女。」何母曰：「難怪，你愛東瓜才到東瓜下歇。」女曰：「奴非來東瓜下歇，來與媽媽做媳婦的。」何母曰：「我兒已定東家女子，豈可另配？」女曰：「你兒定的就是媳婦。」何母曰：「既然是你，為何不候迎接，出外乞討？」女曰：「爹媽悔親，逼奴另嫁，因此逃走來尋婆婆。」何母曰：「呀！你才是我賢孝媳婦咧！」忙去燒水。女曰：「媳自來燒，婆婆睡了，媳才好洗。」

何母次早起來，女已收拾妥當，喊婆婆見禮。何母一見大驚，卻是：

眉彎新月映春山，秋水澄清玉筍尖。

櫻桃小口芙蓉面，紅裙下罩小金蓮。

喜得一個大嘎嘎，忙出喊子去買香蠟、火炮。路生正在洗臉、煮飯，問：「買來何用？」母說：「與兒拜堂。」路生曰：「你兒縱貧，也不要那討口子。」母說：「你莫管他，快些去買。」路生只得去買，想：「未必土地送來的？怎麼送個叫化婆？這才憂人！」及把堂拜了，取下蓋頭，方知是個絕色佳人，好不歡喜。城中婦女都來看望，莫不稱贊。女極能幹，粗細兼精，孝母順夫，事事周到。

過後，何母喊子借錠銀子來做些生意，幾家都不肯借。路生歎氣，女聞之，喊夫隨至東瓜下，取出一百銀子。路生驚問，女笑不言。路生心疑，想：「他來歷不明，莫是那東瓜成妖，變人惑我？」即把東瓜賣了，女亦無恙。想：「我窮人得些美妻，就是妖怪也好。」將銀做些屯莊，女寫算都能，七八年間，掙得有三千多銀子。

時有大家賣宅，因宅多怪異，久無人買。大家困極，情願賤售。路生去四百銀子，買成搬進去，半夜間果有吵鬧爭奪之聲。聽了三夜，大怒，起看，階下一群小兒在那裡打架。路生罵曰：「何處妖魅，在此擾攘！」捉石打去，化成白兔，四散奔逃，有兩兔至東、西牆角而沒。次日向沒處去挖，得銀兩窖。憶一兔入正房地樓下，把樓擇開，又挖得一窖遂將屋裡周圍四處盡挖一到，共得十六窖銀子，每窖約萬兩。從此並無怪異，雞犬不驚。此屋原是大家，先輩巨富，見子不才，忿氣將銀窖藏之；恐子知，故分開埋下。銀原是寶，久埋氣聚，故生怪異，以俟有福者識之耳。路生從此廣行善事，大開生意，多買田園。

此時何母正滿五旬，兒媳要大開壽筵，何母不許，說：「兒有孝心，拿銀一萬與娘作放生施濟之費，娘就歡喜。」路生應允，又恐做不長久，多邀富豪興一「十全會」，他出銀一萬，買田收息，以期久遠。

忽聞張貢爺之子丟在監卡，路生訪問，原來張貢爺已死，其弟奸狡好訟，見姪無子，欲把姪害死，抱孫以占其業。時搶案甚多，獲盜數人，張弟買盜教咬其姪。官不察情，苦打成招，因此丟卡。何母念張貢爺送地施濟之恩，命子去救。路生邀人公保，皆不敢出名，路生只得一人去保。官問：「你是他何親，膽敢來保？」路生曰：「他果是盜，親戚也不敢保；他是好人，路人皆可以保。大老爺所憑者理也，何必論親？」官惡其言直，即命趕出。路生無奈，遂進卡求盜，願出銀一千，以濟盜家。盜喜反供，問出實情，釋放張子，以張弟反坐。

何母曰：「張貢爺之恩已報，兒何不把何恩人請來報答他恩？為娘做生也快樂些。」路生曰：「天寬地闊，無名無號，那裡去請？」何母曰：「聞你父說在射洪縣住，身大須長；眉有黑痣可辨。」路生奉命到射洪訪問，並無知者，想歸，又無顏見母，遂到鄉場去問。一日，在楊村壩午飯，店外來了；乘三丁拐轎，看那人與母言相合，又聽店主喊何老爺。路生大喜，上前揖曰：「老伯恭喜，姪兒把老伯尋了三月，今日幸遇。」何問：「為甚事尋我？」路生告以他父嫁親，逢人贈銀及自己生平之事。何曰：「果有此事，已隔多年，可喜你已發跡，不枉我一番周濟。」路生又言：「我母今年五十做生，姪兒特奉母命來請。」何曰：「施恩不望報，我不得去。」路生曰：「老伯不去，姪也不能回家見母。」何無奈，只得應允，一路來家。

將近門，正逢東瓜女抱兒在外，見何驚曰：「我的對頭到了！」急奔入內。何與路生聽著心疑。何母歡喜，拜謝前恩，又命子再三叩謝。喊媳來拜，東瓜女推病不出。何曰：「我能醫病，快叫他來看。」何母把媳拉出，女跪何前，低頭說道：「望老伯遮蓋，小女子有了生路，永不忘恩。」何愈疑，喊起一看，驚訝不已，問何母曰：「你媳何來？」何母把女討口始末告之。何曰：「不是得，不是得！」謂女曰：「可將你實情說來我聽。」女曰：「事到如今，也不得不說了。」遂對何說道：

尊老伯不必疑怪，聽小女細說從來。
奴娘家原本姓蔡，我小名叫做香孩。
因爹媽家貧無奈，才將我去賣錢財。
張府尊曾將奴買，與他女為奴作婢。
「不錯，我看你是張家的婢女。」
那小姐極有恩愛，待奴家猶如同胎。
張府尊見奴少艾，要收奴上房同偕。
奴想他年紀高邁，嫁與他怎得下台？
每日裡常把淚帶，怨自己命薄時乖。
我小姐為人慷慨，見情景把奴心猜。
怕他父把奴陷害，老配少難免病災。
因教奴逃走出外，贈百金遠處藏埋。
奴因此裝作乞丐，暗地裡尋訪賢才。
土地祠曾把神拜，遇一人對神告哀。
聽他言已知大概，為無妻難慰母懷。
奴彼時心中細揣，怕憂母定非庸才。
訪知他行孝兩代，家雖貧品節無虧。
奴因此到他門外，蒙婆婆喊進屋來。
假說是東瓜爺崽，講姻親自己作媒。
蒙婆婆不嫌醜態，才與夫魚水同偕。
今日裡弄兒門外，見老伯心下疑猜。
奴恐怕行跡露敗，府尊知怎得下台？
知住處必把人派，拉回去定要活埋。
望老伯與奴遮蓋，對府尊莫說裙釵。
感老伯恩深似海，但願你壽比南垓。

何曰：「你才是個女中豪傑，可喜可敬！」何母曰：「老伯如何認得他咧？」何曰：「我時常上省，在大衙內醫病。張府尊原任夔府，後調回省，與我交厚。他女得個氣隔病，常請我醫，見你媳服侍小姐，故爾認得。」又謂女曰：「爾不必怕，如今府尊已死，其子扶喪還鄉去了，小姐現嫁與某藩台為妻。」女喜謝而入。